■王立平參觀黑龍江音樂博物館後題詞留念。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 攝

傾盡一生才華 夢歸一曲紅樓

王立平苦耕四年 嘔心譜就《紅樓夢》

■一曲《太陽島上》紅遍哈爾濱，王立平稱其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圖為王立平在哈爾濱音樂學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 攝

「我這一生小心謹慎做事，只有這麼一次，膽大妄為選擇獨立接下了《紅樓夢》作曲的任務。四年多的創作折磨，寫得苦、寫得難、寫得累，但是寫得過癮。我把全部的才華都獻給了《紅樓夢》。」為《紅樓夢》作曲，是中國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創作生涯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87版《紅樓夢》全套主題曲（下簡稱《紅樓夢》）依然被公認為絕世經典，難以逾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 黑龍江哈爾濱報道

前不久一個明媚的上午，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了年近七十、面色紅潤、精神矍鑠的王立平，他拿着一張友人剛剛送的旅遊照片高興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這張照片把我照得好，牛仔褲，雙手插兜，這個動作顯得我很『潮』、很時尚。」堪稱音樂大師的王立平有着太多的傳世名作，身兼中華文化促進會副主席等十餘個社會職務，因親手創辦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而被國外音樂同行稱為「中國音樂著作權之父」。可在大多數觀眾心中，《紅樓夢》才是王立平為中國音樂立的一座不朽豐碑。

對於那段創作經歷，王立平用「置自己於死地而後生」來形容，甚至說，「再創作一次就要跳樓」。然而，巨大的創作壓力背後，正表現了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創作的精益求精和執着獻身。

結緣劇組 藝夢成真

「創作《紅樓夢》，我受到的磨難是空前的。」這是王立平評價那段經歷，說過最多的一句話。1982年，41歲的王立平以 「滿腔惆悵，無限感慨」為音樂創作基調，用整整一個下午的侃侃而談，征服了《紅樓夢》劇組的專家和顧問，獨自接下了全套曲目的創作任務。可興奮勁剛過，王立平就陷入了深深的抑鬱，坐在鋼琴前，腦子一片空白。「我從小就喜歡《紅樓夢》。這部藝術作品是偉大的，不但經典，還代表着中國人精神的核心靈魂。我能與曹雪芹結緣，這是人生幸事，可如何把他的偉大作品盡可能把握再現，讓大眾喜歡接受，這是創作過程中我接受的長久拷問、折磨和逼迫。」

王立平說，為《紅樓夢》作曲，與以往創作不同──不能只體現作者的感受，而要把曹雪芹的思想、藝術境界、筆下人物的真實特性原原本本表現出來。按照《紅樓夢》的藝術境界需求去寫，作這個決定，王立平冒了很大的風險。因為對於廣大受眾來說，大多數人的思想境界與曹雪芹作品的真正表達還是有一定距離。王立平只能去無限努力接近原著的深度，但至於能否讓大眾喜愛，王立平的希望就是一半以上的人能喜歡。

王立平的寫作速度曾是樂壇佳話。他曾在三天之內寫出《太陽島上》、《牧羊曲》。但這一回，他用了整整一年時間，才寫出《枉凝眉》和《序曲》。忐忑不安地將這兩段投石問路的曲子交給劇組時，幾乎是捂着耳朵靜待大家狂風驟雨般到來的「批評」，但是出乎他的意料，歌曲得到了劇組上下、乃至紅學家們的一致好評。

王立平表示：「當時完全沒想到會真的成功了，我想還是因為它符合中國人的感情脈絡，老百姓是我的知音。」

獨鑽文本 日日廢寢

「長期把自己置於劇中人物的思想中身臨其境，不這樣就很難接近和認知曹（雪芹）在想什麼。只有這樣才能感受到他的那份痛苦、大愛和快慰。」為譜寫全劇音樂，王立平耗時四載有餘，嘔心瀝血，為尋找只屬於《紅樓夢》的音符，付出了艱辛的努力，身心幾乎到了癡狂的地步，餓了就吃點最簡單的，困極了就上床躺一會，醒來就接着看文獻寫樂譜，甚至夢裡都是賈寶玉和林黛玉。「四年多，我沒有一天好日子過，每天都是在極大的壓力下反覆地推敲，也從來沒有哪段樂曲是靠靈感而寫，都是從《紅樓夢》的字裡行間挖出來的」。他回憶道，1986年寫完《分骨肉》一曲後，不知為何，自己趴在鋼琴上痛哭不已。

有人說，小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用文字寫下的不朽傳奇，而王立平則是用音樂重新譜寫了一曲空前絕後的千古《紅樓夢》。

踏實從藝 看淡成績

對於「空前絕後」一詞，王立平說，未來適合的時候、適合的人終究會不斷超越前人。但是歷史是不可比較的，每一個經典都是有其特定時代背景。他說，當今藝術一個很大的軟肋就是人們比較浮躁，不想花真正的功夫，又想獲得榮耀。「急功近利，是文學藝術的大忌……」

新加坡開紅樓夢音樂會 俄國欲改編成芭蕾舞劇

■王立平(右)與《紅樓夢》原唱者陳力在工作中。 受訪者供圖

2009年，「夢繫紅樓」十年紀念演出音樂會奏響新加坡，這是87版《紅樓夢》全版主題音樂第一次走出國門。而此前，王立平是堅決不同意將《紅樓夢》全套曲目專題整場出國演出的。「當時覺得音樂太哀愁了，整個都是哀婉的基調，帶着憂鬱，從頭哭到尾的音樂會太壓抑了，所以我一直沒同意」。新加坡著名指揮鄭朝吉的助手特意被派來說服王立平。王立平回憶稱：「她說，這麼多年來，只要坐鄭朝吉老師的車，音響裡播放的永遠都是《葬花吟》，這一句話深深感動了我。」

《紅樓夢》音樂會在新加坡演出了六、七次，場場爆滿，票賣完了，還有很多人久久不願離去，音樂會現場就把門打開，大家進來站着聽。

美國演出 中文演唱

五年前，王立平受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大學約請，讓《紅樓夢》奏響在美國。音樂會由美國人指揮、美國人的交響樂隊演奏，加上美國人和中國人共同組成的合唱隊用中文演唱，王立平特意邀請了原唱陳力前往演出，得到美國觀眾的一致認可。

《紅樓夢》音樂會先後在香港、澳洲、加拿大、美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演出並收穫巨大成功，甚至俄國芭蕾舞劇團也有意向把《紅樓夢》做成芭蕾舞劇。王立平說，只有民族的才有可能成為世界的，只不過現在交流渠道比較少，中國的藝術真正加工成現代的藝術，還有廣闊的空間。文化藝術創作的從業人員提升的腳步，如果趕不上群眾對文化要求的進步，那就是退步。

他說：「創作更多好的藝術作品，去帶給人美感、帶給人啟示、帶給人激勵，這是我們的責任。」

《葬花吟》創紅學新註解

■87版《紅樓夢》製作時，王立平(左)與飾演林黛玉的陳曉旭(中)等主要演員溝通。 資料圖片

《葬花吟》是《紅樓夢》中一首52句的長詩，是全劇最能體現作者對人生、對時代的反思。王立平寫此曲用了一年零九個月，這也是他寫得最苦的一首。

「《紅樓夢》中眾多姣好女子，只有林黛玉最聰明，把人生和命運看得最透徹，所以她最痛苦，最絕望。一個弱女子的呼號與悲鳴，讓我想起了20歲時聽國學大師講屈原的《天問》，這不正是一個多情女子在指問蒼天嗎？」

把《葬花吟》寫成「天問」，王立平不知合不合適，當時就把周雷、胡文斌等紅學家請到家中試聽。紅學家聽後，一致認為這種寫法太好了。紅學家有很多爭論，但曹雪芹受屈原影響是大家的共識，等於為曹雪芹受屈原思想影響加了一個有力論據。這首曲子等於一篇紅學有力的論文。

「經歷了漫長的思想旅程，能夠與紅學家達到殊途同歸的相同認知，我覺得自己還是很用功的，等於在紅學上開創性地做了新的註解。《紅樓夢》就是一聲嘆息，對人生、對社會制度、對一個時代的一聲嘆息。它說不盡，道不完，已經成為中國人心尖上的寶貝，因為它太傳統了，太經典了，也太現代了，依然牽動着現代人的情感。」這也是王立平稱自己「一朝入夢，終生不醒」的重要原因。

香港大提琴家的紅樓情緣

2017年7月29日晚，上海東方藝術中心音樂廳裡座無虛席。這是具有130年歷史的底特律交響樂團首次在上海演出，難得的是，當晚演出上半場是時長25分鐘的一首中國曲目——交響樂版《紅樓夢大提琴隨想曲》。這是香港大提琴家李垂誼和香港作曲家黃顯揚花費四年半時間改編的作品。底特律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斯特拉金在指揮樂團演奏完這支曲目後，告訴李垂誼：「我一定要回去看這部電視劇。」

「音樂無國界」

王立平稱李垂誼為孩子，是因為他的母親和王立平是中國音樂學院少年班的同學，相識多年。從小在英語環境長大的李垂誼第一次對中國音樂產生興趣，就是聽到《紅樓夢》插曲《枉凝眉》《葬花吟》，他形容這兩首曲子是「純粹的感動、美麗、共鳴」，並產生了用大提琴改編《紅樓夢》的想法。王立平得知後，立即將原曲譜寄了過去。他說：「自己的孩子有這個想法當然支持，我相信，《紅樓夢》的音樂可以被中國人、美國人、世界人民所欣賞，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對於西洋樂器演奏《紅樓夢》，王立平的態度十分開放。「西洋樂團的盤子裡托着的是中國精神，不管怎麼改編，它還是《紅樓夢》，核心情感是一樣的，激起的觀眾共鳴也是相似的。這就是為什麼說音樂無國界，但有特點。經過改編後，能讓更多觀眾接觸《紅樓夢》，激動更多人的心，不是很好嗎？」

■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舉辦的《紅樓夢交響音樂會》贏得觀眾起立長時間的掌聲。圖為王立平和原唱者陳力於該舞台上謝幕。 受訪者供圖

「藝術容不得半點虛假」

寫《紅樓夢》之前，王立平早已憑借《駝鈴》、《少林寺》中的《牧羊曲》、《大海啊故鄉》等多首影視金曲成名。尤其是1993年一首《太陽島上》讓哈爾濱成為眾人心中嚮往的浪漫之都，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鳴。

回憶起這首歌，王立平說，當時僅有一天時間要為專題片《哈爾濱的夏天》創作兩首曲目，「時間太倉促了，甚至播出時，我都沒敢寫上自己的名字，就怕大家不喜歡，丟人。」

出乎意料的是，這首歌一時紅遍大江南北，王立平每天都要收到一麻袋的觀眾來信。「我當時沒去過哈爾濱，也沒去過太陽島，可是表達一代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卻是我一直在蓄積情感，想表達的題材。《太陽島上》給了我一個借景抒情的契機，也更說明了藝術作品是要有真摯情感的，否則表現力將大打折扣。」

「有一些東西是人人心中有，個個口中無的，作曲家的責任就是把這些挖掘出來，唱給大家聽。」王立平說，只有藝術家自己熱愛到一定程度，加倍地去感知感受，才能通過作品去激盪和感染別人。「每寫一個作品，都投入真情實感，這是老老實實的辦法，容不得半點虛假。」